

款送珠银



北方文艺出版社

PDG

曲 艺 集

银 珠 送 款

北 方 文 藝 出 版 社

1965年·哈尔滨

目 录

銀珠送款(二人轉).....	徐維志 (1)
抹牆記(二人轉).....	岳德清 (8)
路上新風(二人轉).....	袁文波 (13)
让房(二人轉).....	刘毓馨 (17)
箭射恶狼(唱詞).....	张起泰 (23)

銀 珠 送 款

(二人轉)

徐 雄 志

合：冰消雪化地皮酥，
小草剛要把土出，
楊柳條兒把綠吐，
春風吹進萬家屋。

女：公社里人歡馬乍大開備耕
生產，

男：忙壞了共青團員沈銀珠，

女：這姑娘滿不過二十四五，

男：中溜的個頭把短發梳，

女：她工作在公社銀行營業
所，

男：把一個農金員工作干得滾
瓜熟。

女：專了解哪個隊添車買馬需
要貸款，

男：哪個隊發展生產資金不
足。

女：咱把那原則、政策掌握個
准，

男：對工作一點兒不含糊。

女：該貸款的咱登門送上去，

(白) 若是不該貸給的
呀……

男：怎麼着哇？

女：你別想拿去一個“小禿
兒”！

男：(白) 這個丫頭蛋兒，一點
兒不開面兒，對工作可
真是兩手攥着仨大錢
兒……

女：那怎麼講啊？

男：——一是一來，二是二！

女：去你的吧！

這一日火紅的太陽——

男：剛冒嘴兒，

女：銀珠我拎起背包，

男：踏上了路途，

女：路過了牛羊成群的——

男：畜牧場啊，

女：經過了盛產鯉魚的——

男：人工湖，

女：翻過了桃李滿山的——

男：果树岗，
女：东大川土质肥沃，
男：它专把金黄黄的大豆出。
女：为丰产咱走遍了全公社，
男：为丰产她不怕涉水登山风雨无阻。
女：我一边走着心里想，
男：暗叫自己的名字小银珠。
女：今天去的是红旗生产队，
队长是我的未婚爱人刘洪儒。
他们队土质瘠薄底垫儿浅，
发展生产资金不足。
这情况我们早就掌握好，
今天我带来了拨款书，
批给他们队贷款两千元整，
咱这就登门送到屋。
把国家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这才是雪里送炭，忙里来帮厨。
可有一样，别看是爱人当队长，
不能够让他搞特殊！
他若是多贷咱就不给，

把原则道理讲清楚，
说一说自力更生，讲一讲大寨，
管叫他口服心也服……
喜洋洋来到了红旗生产队，
男：刘洪儒肩扛大镢刚要进屋。
满面汗水还没落，
黄灰的泥浆沾满衣服。
女：不用人说我知道了，
他这是干活歇气儿走回屋。
怪不得公社常表扬他们干劲大，
今年的生产准又说得出。
男：我一见银珠来到生产队，
哈哈大笑嗓门儿粗：
什么风把你这个农金员给刮到，
为什么今天有工夫？
女：为农业服务哪块需要咱就到，
把工作干好才不把党的期望辜负！
男：她一片丹心为党工作，
我呀，选上了这个爱人可

算有眼珠儿！

合：他二人說說笑笑走进生产队的办公室，

女：呀！看样子这个队可真不含糊！

但只見：滿牆上貼的是竞赛图表、大字标語，

男：鏡框里鑲着的是发展生产规划图。

女：这一边口号是：学习大寨，追赶太平，力夺丰产，

男：那边是：自力更生，战胜困难，把干劲鼓足。

女：有一张白紙黑字社員出勤表，

男：社員們个个都把空格填的足！

女：牆中間挂着个小黑板儿，

男：那上边字儿写的整齐有功夫，

女：上写着：“学习《愚公移山》树立雄心大志，

男：突出政治首先要多讀毛主席的书。”

洪儒說：我們全体社員都在学毛著，

把中心意思写在小黑板上

記的更熟。

女：他們这思想工作抓的好，可不知动起真章使人服不服！

問一声你們备耕搞的怎么样？

生产資金足不足？

男：若說是用錢哪，处处都用，怕的是你們給的数目不太足。

女：用貸款應該打实打紧，可不能手心朝上竟乱“糊”！

男：咱这个老实人竟說老实話，

你听我对你說清楚：

南山崗子本是盐碱地，

土质瘠薄地力不足。

別的地块都能增产，

年年都給这块崗地来“背窟儿。”

用化肥准得五吨整，

若不然別想它多把粮食出。

女：五吨！唉呀！一吨二百八十元，二五一十，五八四十，光化肥錢就得一千

四百元哪！嗯！还干什么用钱哪？

男：队里边填上一辆花轱辘，
农闲时出外搞运输，
农业副业双双增加收入，
支援国家建设社员也能更富足。

女：（白）哪……一台车就得五六百元哪！

男：是啊，若不怎么说用钱的地方多呢！

女：唉呀！他是属挖“棒槌”的，“盘子”开的可不小！你们还有啥地方用款哪？

男：你听着吧！
再买上一匹驾辕的大骤马，
配齐了一挂大车，又发展牲畜……

女：照这样两千元贷款算不够，

男：五千也得把头出。

女：他怎么伸手就向国家要，看光景贷给多少也不能知足。

我不如用话再来试探，
瞧一瞧他的依赖思想到底

突出不突出。

（白）还有哪项得需要钱

啊？你就说吧！

男：（白）你就听着吧！

山坡打横壟，
石头全挑出，
山下修条坝，
把水来拦阻。
庄稼要用水，
把水放个足，
禾苗长的壮，
穗头大又粗。
修水利为了子孙万代造幸福，

社员们一心要实现美好的蓝图。

洪儒我前后说一遍，

女：在一旁惊动了沈银珠，
你就知缺钱来向国家要，
党的政策不清楚。
搞生产应该自力更生挖潜力，
难为你怎么就能把话说得出。

公社只批给贷款两千元整，

你来看这是拨款书。

伸手我就递过去，
男：我看也沒看又交給了銀珠。

这两千元貸款我們不要，
你赶快带回这个拨款书！

女：銀珠我一听发了楞，
他这是唱的哪一出。
看样子方才他是越多越好，
为什么这陣儿又交回了拨款书，
問洪儒莫非說你嫌貸款拨的少？

男：我这里連連搖頭說了声不！

女：莫非是我的工作做的不周到，
对你們的情况掌握得不够熟？

男：（白）我的模范农金員哪！
誰不知你工作深入服务周到，
我呀，从心眼儿里往外都佩服！

女：（白）你別夸奖好不好！

男：（白）你看，好就是好嘛！

女：莫非說嫌我們的貸款送的

晚啦，

男：这阳春四月恰到好处。

女：这个不是那个也不是，
活活难坏我沈銀珠。

（白）啊！有啦！

說一千道一万是嫌貸款拨的少，

在我的面前想要搞特殊。

今天我絕不能来让步，
一定要用道理把他來說服，

小銀珠这里把主意打定，

男：刘洪儒伸手拉住銀珠出了屋，

走走走来你和我走，

看一看我們队的生产你就清楚，

再和社員們唠上一唠，
管叫你一看一听也就服。

女：他分明是向我摆情况，
說了半天还是那个“資金不足”。

貪下中农社員們最有志气，

不象你张嘴就乱“糊”。

也正好，咱发动社員討論討論，

看你到底服不服輸！

合：他二人一前一后走出生产队，

女：忽听见一阵响咕噜，
但见得一辆花轮大车眼前过，

驾辕的那匹红马胖乎乎。

男：你来看那是咱队新打的花轱辘，

为打车社员们把自己的木头都拿出，

车轮是两个旧的拼成一副，

缺零件大家又拿出车瓦、大轴与铁箍……

女：听他这么一讲心里一动，
莫非说咱是错怪了爱人刘洪儒。

男：那一匹驾辕的驷马刚买来不到五日，

全凭着男女社员干劲足，
咱这里靠着铁路沿线近，
社员们披星戴月不怕辛苦。

男社员挤工夫给铁路装卸货物，

妇女们成立了编织组。

搞装卸一冬收入五千五，
买了匹大轱辘马还有余数，

编织的草袋成千万，
你来看，那一大垛的草袋金乎乎。

女：银珠我看到这里明白了，
原来他们走的是大寨路途。

眼前闪出来一座山岗，

男：岗上边男女社员黑乎乎，

女：有的拿锹来有的拿镐，

男：干劲冲天个个流汗珠，

女：随着洪儒上了岗，

呀！黑油油一层泥土上边铺，

用手一握足有二寸，

下面是灰黄色的盐碱土粘糊糊。

男：洪儒说黑土换黄土一亩顶二亩，

每亩地准叫它把四百斤粮食出。

五吨化肥款咱不要啦，

省着你批评咱嫌资金不足。

女：（白）那……修水利的钱怎

么解决呀？

男：备耕中，咱把土壤改良好，

但等着四铧四趟挂了锄，
发动社员打个歼灭战，
一定要把穷山恶水来治服。

男女老少都出动，
把山坡上的石块全拣除，
这些个用工全靠社员动双手，
不用外队支援不用多把工分出。

修水利的工程全是自己干，

缺物资咱把潜力来挖出……

女：银珠我见此情景明白了，
他们的干劲叫人真佩服！

男：你这两千元贷款我们算不要啦，

请你快把拨款书来废除！

女：闹了半天还是这么回事

儿，

这回我才打开了闷葫芦。
问洪儒方才你咋不对我讲，

男：（白）我呀考验考验你！
看一看能不能把你气哭！

女：（白）去你的吧！

合：两个人一边走着一边唠，

男：就听见小声不大只嘀咕，

女：两个人你言我语互相鼓舞，

男：为建设社会主义都把干劲鼓足，

女：沈银珠满面笑容离开红旗队，

男：刘洪儒带着社员又把黑土铺，

合：到秋后公社召开劳模会，
大会上刘洪儒会见沈银珠，

这就是银珠送款一小段，
望大家：奋发图强把干劲鼓足！

抹 墙 記

(二人轉)

岳 德 清

合：八月秋风陣陣香，
五谷成熟收割忙。
生产队要把仓房抹，
抹好仓房好装粮。

女：有两个青年起大早，
到村东去抹大仓房。
姑娘我名叫张翠玉，

男：小伙我名叫刘志刚。

女：叫声志刚快点走，

男：走道煞后我不搭腔。

女：他为啥低头不言語？

男：她怎知我的心里窝囊！

女：站脚回身我把他等，

和顏悅色叫志刚，

泥抹子、二齿子馬溜交給

我，

样数太多你拿着累得慌。

男：刘志刚站在那象木偶，

女：张翠玉夺过二齿子扛肩
上。

男：志刚我心里多烦恼，

她越是这样我心里越窝
囊，

(白)翠玉同志，

看这样你对我并不了解，

家巴什再多有何妨？

年青力壮我浑身是劲，

二百斤大麻袋一悠肩
上扛，

我倒是心里挺納悶儿，

为什么叫我同你来抹墙？

女：翠玉我听此言心中一怔，

沒搭言我暗自思量：

志刚他話里有話心里憋着
气儿，

怪不得今天情緒不正常。

往日里我俩一同把活干，

一路上有說有笑有商量。

今个他好象灶坑把风犯，

心里头憋气窝火有勾当。

他准是不愿意跟我把墙
抹，

想到此我开口叫志刚：
你回乡务农还不到一年
整，
合大泥抹大墙还是头一
桩。
这些活粗如大缸、细如牛
毛细，
它的那技术性也很强。
我回乡务农三年整，
哪一年都要学着抹抹墙，
我虽然已经学会把墙抹，
到如今也不敢充内行。
咱二人互相研究把仓房
抹，
志刚你说说妥当不妥当？
翠玉我好心好意将他劝，
男：志刚我倒听得怒气满腔。
说什么合泥抹墙有技术，
说什么我干这活是头一
桩。
说什么共同研究商量干，
说什么她如今不敢充内
行。
分明是叫我给她跑“龙
套”，
担水运泥来把配角当。
凭我这百八十斤棒小伙，

当小工侍候她这大姑娘？
干这种力气活我一个顶她
俩，
你们说怎不叫人心里窝
囊！
我有心将她一军同她来较
量，
又一想公开提出有点不妥
当。
她本是团支委我们的小组
长，
人送绰号叫她张双双。
谁若是有缺点她都不能
放，
若叫她抓住尾巴难把我原
谅。
再又说她是我的未婚对
象，
把关系弄僵了也不够相
当。
低头我一想有有有，
面露笑容我开了腔：
(白)翠玉同志！
适方才一路少言语，
主要是我心里想主张。
女：(白)啥主张啊？
男：俗话说秋忙绣女把床下，

这三春不如一秋忙。

咱二人抹仓房速度要快，
当然了，快干之中也要保
质量。

快抹完大仓房好去割地，
我有个想法不知可相当？

女：（白）啥想法你就说吧！

男：仓房的山墙东西整两面，
依我看分头来抹能快当。
一个人抹一面你看好不好？

女：翠玉说抹大墙你可是头一
桩。

男：我虽然没干过那也不要
紧，
一边干一边学我看也无
妨。

女：翠玉我一听心里明白了，
他这是拐弯抹角跟我要滑
腔；

分明是他想跟我分开干，
瞪两眼来骗我这大姑娘！
仓房的大山墙东西各一
面，

分工抹互相之间不着光，
可怎么一边学来一边干？
他怎么来学，我怎样把他

帮？

翠玉我低头心里犯考虑，
男：刘志刚等得急的慌；

你若是没意见咱就这样
干，

请不必担心我刘志刚，
没吃过肥猪肉，我见过肥
猪走，
凭这身力巴头准能抹好
墙。

女：志刚他一再坚持分工把墙
抹，

我左右为难犯思量；
我若是坚持合作他准不肯
干，

他如此骄傲自满硬逞强。
莫不如这般如此把他来教
育，

拿定了主意我叫志刚：

（白）志刚同志！

同意你的意见分工把墙
抹，
咱们俩试试看不行再商
量。

男：（白）好，说干咱俩就动
手！

刘志刚一听心高兴，

这一回我要同你赛一场。
亮上一手叫你看一看，
也叫那老队长改改老眼光。

叫一声翠玉咱们快点走，
合：两个人大步流星奔仓房。
女：到地方慢雀先飞动了手，
男：将泥合好就抹墙。
女：东西山墙你要哪一面？
男：哪一面都一样我抹东墙。
女：那我就把西墙抹，
男：搭上梯子就干上。
女：（白）志刚啊！

有问题随时来商量，
男：（白）来干吧！
心里话这活有啥大文章！
女：翠玉我抹着墙心暗想：
他不肯来学我得主动帮。
仓房抹不好有影响，
对集体财产有损伤。
无论如何也得保质量，
我到东面看看刘志刚。
男：刘志刚站在梯子上，
手拿着泥抹子嘴嘟囔：
翠玉她心坎上挂箴箴，
总替人捞神多此一桩！
我亮上一手叫她瞅一瞅，

省得她在我面前充内行。
不用她教我也能把墙抹，
操起来泥抹子我就抹上。
女：翠玉我抬头留神看，
志刚他干得毛儿张慌。
抹一下稀泥没粘住，
抹两下稀泥掉地上，
抹三下墙上贴一道，
抹四下墙上道成双。
五下六下抹下去，
汗流浹背透衣裳，
脱下布衫接着抹，
连摔带按，带按连摔，泥
土不挂，露出了麻子墙。
一桶泥全都用光了，
墙根下掉的泥足有半抬
筐。
我正想开口把志刚叫，
男：刘志刚开口怪山墙：
这山墙好象滑冰场，
抹上又滑下——全掉光。
这若叫翠玉她看见了，
准得说我技术不强。
她怎知这山墙实难抹，
真真急坏刘志刚。
手捂脑袋把办法想。
女：张翠玉在下面搭了腔：

墙上的泥皮浮土不扫掉，
凉锅贴饼子全得溜光！
腿瘸不能怪溜平地，
肚子疼怎么能够怨灶王？

男：刘志刚听了这番话，
回过身来搭了腔，
风凉话俏皮喀誰还不会
讲，

不信劲你就来照量照量，
这山墙就是不好抹，
若不然咱俩换换墙。

女：张翠玉暗把志刚叫，
到时候你就会认章。
刚才你还說两面墙一样，
这一会你就要换墙。
换墙你再抹不好，
看你还有啥名堂！
叫一声志刚你到西面去，
我抹这东墙你去抹西墙。

男：刘志刚抬腿朝西走，
边走边心里思量：
墙沒打扫我就抹。
馬蹄坑差点把車张。
翠玉一語才道破，
这回我去抹西墙。
来到西边仔細瞅，
翠玉她干得好快当，

大山花尖全抹上，
我就接茬抹大墙。
抡起笤帚先打扫，
打扫完了就抹上。

一会儿抹出一大片，
果真粘得挺牢棒。
早知抹前先打扫，
何必跟她换山墙。

刘志刚抹的正起劲儿，
女：忽听得院里鬧嚷嚷。
割地的社員歇头气，
都跑到仓房看抹墙。
看罢了东面看西面，
姑娘媳妇围一帮。
张大嫂把志刚叫：
你們俩可也真能装，
一个东一个西唱的哪出
戏？

男：刘志刚低头微笑不搭腔。

女：有人开口又把志刚問：
你这是搞的啥名堂？
为什么两面山墙抹得不一
样？

你这面坑包，她那面溜光？
她那面平滑如明鏡，
你这面疙瘩嚙象长疮！
你参加劳动比着翠玉晚，

就應該虛心學習她的一技
之長！

男：劉志剛聞聽面紅過了耳，
都怪我思想里边有座攔路
牆，

我若是不把這牆來推倒，
逆水行舟難離原地方。

毛主席言說虛心使人能進
步，

我暗把翠玉的長處肚里
藏。

雖然我這次敗給小翠玉，
下一回請你鑑定誰的質量
強？

女：張大嫂一聽點頭笑，
你技術不過硬怎能抹好
牆？

技術要過硬靠的是好思
想，

思想若是過硬等於空談

一場！

大伙兒噲噲一陣揚長去，

男：劉志剛如夢初醒暗思量，
看起來泥水活的确有技
術，

我不該把它看得粗如大
缸。

悔不該出馊主意分頭干，
怪只怪自己硬逞干巴強。
我去找翠玉認錯請她來原
諒，

女：咱們是誰跟誰客氣為哪
桩？

張翠玉主動上前開言道：
我幫你治治疙瘩找找光。

男：我給你運泥你把山牆抹，
我從頭學起怎樣抹山牆。

女：咱二人互相研究商量着
干，

合：抹好倉房好裝糧。

路 上 新 風

(二人轉)

袁 文 波

女：一條大路寬又長，

男：兩行楊柳着新裝。

女：声声鳥儿枝头唱，
男：队队社員春耕忙。
女：道上跑来車一輛，
男：馬蹄叩地尘土揚。
女：車上坐着人两个，
男：一个老汉一个姑娘。
女：老汉他是哪一个？
男：幸福大队王志刚。
女：姑娘又是哪一个？
男：老汉女儿王桂芳。
女：只見她，
男：滿面春风含微笑，
浓眉大眼高鼻梁儿。
穿了一身蓝布褂儿，
整洁美观又大方。
脚上的大絨鞋新式样，
千层底儿前脸儿长。
女：要問姑娘怎么样？
男：心灵手巧活計强。
女：生产队的女队长，
男：二十五岁大姑娘。
女：思想进步劳动好，
男：百里挑一报头行。
女：赶車的老汉身板儿壮，
男：說話代点山东腔儿，
女：揚鞭催馬往前走，
男：嘴里哼着二人轉《双下

乡》。

女：桂芳車上四下望，
男：一路景致滿眼装。
女：举目望，
男：长路儿遙遙无止径，
女：仔細瞅，
男：人影儿隱隱在桥旁。
老汉我揚鞭催馬往前走，
女：桂芳我二目留神細端詳。
鞭儿叭叭震山响，
男：馬儿个个把脖揚。
女：轉眼之間到桥下，
男：原来是一个小伙背着一位
老大娘。
女：那小伙一步一挪往前走，
男：汗珠儿滾滾流下腮帮儿。
女：背上的老大娘閉着双眼，
男：脸色好象白紙一张。
女：桂芳我急忙把車下，
男：（白）吁——
老汉我也把車停道上。
女：我上前忙把同志叫，
您这要上什么地方？
家住哪屯姓什么？
这老人得病時間多长？
男：我姓张名字叫大旺，
家住山南幸福塘。